

丽梅的心事

李逸民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吳拴狗..... (1)

麗梅的心事..... (26)

跟順老漢..... (47)

風 波..... (61)

吳 拴 狗

“吱儿——吱儿——。”一陣刺耳的尖叫声，把小宝惊醒了。哇的一哭，小宝媽心眼儿陡的也亮了。她急忙伸出胳膊，摟住小宝的头，把軟嘟嘟的奶头塞进小宝嘴里，小宝住声了。她用手在背后拍打着，急急地喊：

“宝他爹，快，快起！小猪叫哩……。”

背后没人吭声。点亮灯一看，炕上早沒了小宝爹的影子。她想：天还没亮哩，他哪儿去啦？正在迟疑，門被推开了。

“小猪这家伙真嬌，我一摸它，就跟錘了它一刀子似的，尖声尖气的怪刺人耳朵。”吳拴狗說着，两步走到炕沿跟前，眼里閃着喜悅的光亮，一見女人抱着小宝在喂奶，就关切地問：“怎么？小宝醒来啦，許是想撒尿啦，来来来，讓我把他抱出来撒泡尿。”伸出两条粗硬的胳膊，就要抱孩子。

“去你的！”她白了他一眼，猛一下推开他的胳膊，带气地說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逗弄它干啥？孩子睡的正沉，小猪一叫，把孩子惊醒了，这是你干的好事！”

“看你凶神恶煞的！”吳拴狗咧开嘴巴傻里傻气地笑了：“你出去看看，东方快亮啦。”

“天亮了再去也不迟，”她想起他昨天晚上說今天要赶集卖小猪哩，就說：“赶个会，看把你张罗的头不是头、脚不是脚。”

“你不知道眼下社里要割麦子嘛？”他歪着头，义正詞严地質問她。“俗話說，谷黄麦黄，秀女下床。眼下一个人要頂两个人用啊……，我現时就去，早去早回来，不誤割麦子。”

他扒开被头，用那围着一圈板刷似的胡子楂的嘴巴，对着小宝圓圓的紅紅的苹果般的小脸蛋，热热和和地亲了两下，然后从炕角摸着他那最心爱的玉石嘴白銅鍋小旱烟袋，往腰里一插，向他女人叮嚀道：

“天亮以后，你給生产队长說一声，下午割麦子，給咱留一份，我到集上不多停，小猪一卖完，馬上就回来。”

不等对方回答，他就大步的朝外边走，因为心里火急，出来随手带門时，用力过猛，門板碰在門框上，当的一声，一股冷风直扑进去，险些儿把桌上的煤油灯搧灭了。

走到院里，隱約地所見女人在房里罵了一句，他沒有理会这些，跳下台阶，直向院角的猪圈走去。

猪圈口，挡着一块很厚实的榆木板，刚才他在捉小猪时，为了避免跟老母猪打麻煩，故意把木板往旁边稍微拉劲了一下，只开了个約有半尺寬的小口子，并且用一块大石头把木板死死的頂住。八个小猪都打这个临时开放的小口子里挤出来了，独有那个老母猪挤不出来。这老家伙見自己心爱的儿女，一个个都溜了出去，急得嘤嘤直叫，并且用着它那銳利的牙齿，凶狠地把木板咬的蹦蹦响。

吴拴狗走过来笑着說：“受点委屈吧，老家伙！我把你的孩子找个家，省得你每天太受操劳。”說着用木板又把圈

口堵严了。他找来一串串很结实的麻绳，抓住小猪，捺在地上，用脚踩住耳朵，把小猪的两个前蹄和两个后蹄分组绑了起来，然后拿来筐子，不多也不少，一头装了四个，挑起担子忽閃忽閃地走了。

二

吴拴狗，这个给地主扛过十五年长工的受苦人，五岁上失掉父亲，九岁时候死了母亲，象沙漠里的一株野草，孤苦伶仃地飘蕩了三十多年。解放后他才走出地主家门，经过土改，他分到三间瓦房十亩地，还和别人伙分了一头大犍牛，从此，才有了自己的家啦。

大前年，他和赵坊村的赵寡妇结了婚，去年冬天生了个虎堆堆的男孩子，这可把吴拴狗乐坏了。过去，他是个性情孤僻而又沉默的人，除了受苦干活儿，不是躺在房里睡大觉，便是一锅接一锅的抽闷烟，一年到头，人面热处，很少见到他。有时他走在路上和熟人碰见，人家不问他，他看见也当没看见，把头一低或者眼珠一斜，瞪瞪两步就走过去了。所以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吴哑叭。

这几年，一切都变了，吴哑叭不再哑了。他好象过去害了一场什么不治之症，忽然一剂良药把病治好了，现在的性格也开朗了，整天嘻嘻哈哈、有说有笑，绝不象个将近四十的中年人，很象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。

他在过光景上头很仔细，过去因为家穷，常年四季半个闲钱也舍不得花。现在光景比过去好的多了，可他现在比过去更仔细，就拿抽烟来说吧，现在在农村里抽纸烟的人可以说是很普遍的，而吴拴狗身上还装着十多年前给地主当长工时

的那根小旱烟袋。据他說抽旱烟比紙烟口順，每月还可节省四斤油錢。噲，話得說回来，这二年也許是由于諸事順心、光景如意的緣故吧，記不清从那一天起，吳拴狗比过去多了一种嗜好——沒事的时候，爱喝两盅。

他也知道这是种坏毛病，曾下过多次决心，要极力戒除，但一次一次都失败了。現在他能控制的是不經常喝，隔个一月四十，他才往酒鋪跑一趟，他酒量不大，頂多二两。奇怪，一喝酒，他湿身的力量就来了，不管炎热的夏天或者酷寒的冬天，喝过两盅酒，他在地里干活連晌也不歇。还有，他一喝酒，肚里便藏不住話，碰見那些不順眼的人和不順眼的事，挡也挡不住，非要冒火不成。

去年社里小麦丰收了，在討論卖余粮时，大伙都主张多卖一点，但郭福全不同意，他說：“不能光看今年，今年丰收了，可明年能不能丰收，那还不一定，依我說，應該先为咱們社員打算，每人多分点粮食，吃不完，存起来，总得有个后路！”

郭福全和吳拴狗都当过长工，在旧社会两人还拜过“把子”，拴狗是福全的“干哥”，吃飯穿衣不分你我，两人好得就跟一个人一样。討論卖余粮时，吳拴狗也在場，他刚喝过酒，一听郭福全的話，他馬上反駁道：

“福全，你是啥思想？打下粮食不卖给国家，这对嗎？你过去是啥光景，現在又是啥光景，没有共产党，你能有今天！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啦！”

这話要是单对着福全一个人說，也許福全还不至于冒火，可偏偏是当着全生产队的人公开的在指責福全，福全脸紅了，爭辯地說：“你倒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！”

“你說啥？我！”吳拴狗冷笑一声，轉向大伙問：“大

伙評評公道，我吳拴狗是不是这号人……”

大伙知道，吳拴狗的确不是这号人，自打土改以来，抗美援朝捐獻、卖爱国棉、組織互助組、成立农业社……每个运动中他都走在前边，不落人后。他常常自豪地說：“沒有共产党，就沒有我吳拴狗，只要是共产党号召的，割我身上的肉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”因此提起吳拴狗，村里沒有人不欽佩的，虽然他本身也有些缺点：性格暴躁，批評人不講究方式。但这在大伙看来，不算个什么缺点，人們談論起来，往往用“他就是这号球脾气”，一句話就把他的缺点原諒过去了。当然，村里也有些人恨他罵他，抓住他針尖儿似的小缺点、恨不得說成磨盘大，这些人是誰呢？就是村里的地主富农。不过这些人是在心里做事（或堵叫暗里做事），表面上却不露声色。敢于公开的向他进行冷嘲热諷地，則是那伙富裕中农了。

这几年，郭福全对吳拴狗本来就看不慣，自从吳拴狗当众批評了他以后，他对吳拴狗更加怀恨了，碰見吳拴狗話也不說。不說話倒是小事，最厉害的是，他同村里几个富裕中农扭成一股，恶毒的攻击和誹謗吳拴狗。別看吳拴狗是个粗人，他却粗中有細，虽然他心直口快性情粗暴，可有时候他对人对事却能寬洪大量、泰然自若。他听到郭福全背地里說他的坏話，非但沒有生气，还笑着說：“背地里还罵朝廷哩，何况咱这草木之人！罵，讓人家罵吧，为人做事只要們心无愧，罵是罵不倒的。”多少个諷刺，多少个打击，都沒有动搖了他那颗熾热的心，为集体利益打算的心，只要是对大家有利的事情，他还是要干。

晋南这个地方，过去沒有养猪的习惯。前些时县上号召发展养猪，吳拴狗便带头买了一口母猪。噫，买这口母猪費的劲可真不小：原来，他打算买一口本地的长耳朵猪，开

养猪动员会时，他听乡支書說苏联大白猪有很多好处：个头大、杀肉多，又容易喂养——不光吃粮食，野菜野草也喜欢吃。他想：这多好啊！要是都喂苏白猪，每年不光社員收入多，給社里积的粪也多。开完会他就拦住問乡支書，什么地方有苏白猪，乡支書說县农場里就有。他一股劲跑了十五里路，来到农場。事不凑巧，农場的苏白小猪在他来的前一天已經卖光了。他懊悔万分，但并不就此甘心，他問农場同志：

“同志，你知道那里还有苏白猪？”

农場同志說：“咱們县里的五星农业社还有苏白猪，不过，全是一代二代的猪种，要买，最好买三代以后的純苏白种猪。”

“啥叫个一代二代三代？”他疑惑地問。

农場同志就把三代以后的純种猪，比一二代杂种猪好的原因詳詳細細的解释了一遍。

“那么你告訴我，三代以后的苏白猪，那里能买到？”
吳拴狗听了后，馬上就想买到苏白猪。

农場同志笑了笑，抱歉地說：“要买保險能买到，就是离咱这里太远——专区的农場里有。”

“只要有卖的，跑到天边，我也要把它弄回来！”

吳拴狗坐了半天火車，又坐了半天汽車，还爬了十多里山路，終於从专区农場买回一口苏联的大白母猪。这母猪已怀孕了，到家两个月，一窝生了八个，全都是尖溜溜的耳朵，粉紅色的嘴巴和雪白的毛色，长的圓滾滾的怪惹人愛。

为了照护这几个小猪，近一个月来吳拴狗好象侍候“月子婆娘”一样，每天不但給小猪挠痒刷毛，还为老母猪熬鷄食、烧米湯——为的讓它多下奶水，維持这伙小猪的生命。

还好，过了“满月”，八个小猪一个也没伤亡，个个吃得滚瓜流油，如同并轡轡似的。

现在，小猪已经离奶了，为了让这不易多得的优良的猪种，在此地迅速地发展起来，让更多的人喂苏白猪，多得点利益，吴拴狗趁今天小郭镇逢集，决定把这八个小猪担到集市上去卖。

三

今天赶集，吴拴狗来得最早。他拣了个合适地方，放下扁担，把两个装着小猪的筐子，并排摆在面前。然后扁担垫在屁股下，坐下来掏出小旱烟袋抽烟。

一股股灰白色的烟雾，打他的鼻孔和嘴里吐出来，他混身的疲困，随着这飘渺消失的烟雾渐渐地散尽了。

抽了两锅烟，仿佛刚睡醒似的，他忽然眼睛一亮，精神抖擞，站起一看，他的周围又来了几个卖小猪的。这几个卖小猪的人里边，有个皮肤白皙、嘴尖如鼠、而且个子非常瘦小的人，他担来四个小猪也是苏白猪，不过都不是三代以后的纯苏白种猪，其中有两个身上还有黑白斑点。看来，一定是本地猪和苏白猪杂交的第一代猪。但它的主人对它却非常宝贵，他故意把小猪从筐子里拈出来，摆在路旁的显眼地方，专门让人看，同时还不断地向来往的人群夸奖这小猪的好处。

吴拴狗看了一会，觉得这人挺不顺眼，心里说：你那算什么苏白猪！敢和我的小猪比吗？我的小猪都放在筐子里，你把你的小猪摆在外边，还对人夸……哼！看看你那样子，活象个小商人。吴拴狗对他产生了一种鄙薄的心情，难听的话，几次冲到嘴边又被他压下去了。他憋着一肚子气，索性又

抽起烟来。

“这小白猪多少钱一个？”忽然，有个老头子走到那小商人似的人跟前问。

“你要小猪？好，照原本卖给你！”小商人似的人回答说：“我原来买的时候，一个掏了二十元，喂了半个月，仍按原价让你。”

“好厉害！”老头子一听，惊奇地说：“一个小猪就要二十元，合一石多麦子，你是不是把价说错啦？”

“老伯，你把货色看清楚，不能光听价钱，一文价钱一文货，这不是咱本地的猪，这是苏联猪，猪种好，我原来买时可费了神啦，现在按原价卖给你，就等于赔了本啦！”

“为啥你要赔钱卖猪？”老头茫然地问。

“老伯，你不知道，”小商人似的人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：“我们社里不给猪留饲料地呵！社员养猪没饲料，你说不能贱卖行吗？”

“嗯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老头更加莫名其妙了：“上级不是规定给猪留饲料地嘛？我们社里每口猪留二分地，你们社怎么不留，你是那个社的？”

“旭光社。”那人回答这句话时，声音更低更细，简直跟蚊子哼差不多。吴拴狗早就注意听他的话了，听说他是旭光社的，吴拴狗不由得一愣，伸着脖子朝他仔仔细细的盯了一会。但他们旭光社太大了，全社八百多户，包括六个自然村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当然很多，他不认识这个人，没办法插嘴。可是他已断定这不是个好社员——为了自己的小猪多卖钱，竟无耻的对人说假话：农业社不给猪留饲料地，逼得社员卖小猪。鬼话，鬼话，这完全是鬼话！

为了把那人的阴谋戳穿，为了不使这个买猪的老头子受

騙，吳拴狗不能再沉默了，他想了想，就大聲喊道：

“呀，誰買蘇聯小白豬，咱這便宜，一個只賣五塊錢！”

說着他順手從筐子裡提出一個小白豬，擺在大路上，讓人們看。他這麼一叫，把那個賣豬的老頭子吸引來了，老頭子蹲下用手抱起小豬，掂了掂份量，沉甸甸的，比剛才看過的那個小豬至少要重一半，可是價格卻比剛才看過的那個小豬要少三倍。

“一個小豬多少錢？五塊？”老頭子懷疑地問。

“五塊。老伯，我告訴你，”吳拴狗指着他的小白豬說：“你看，真正的蘇白豬就是這個樣子：耳朵尖尖的，嘴巴粗粗的，還往上翹……”

老頭子覺得這個賣豬人說話誠實，小豬價錢也便宜，就買了一個。接着買豬的人都來了，立時三刻，吳拴狗的八個小豬賣了個光打光。

那小商人似的人又氣又眼紅，他覺得吳拴狗頂了他的“行”，要不是吳拴狗來這一手呀，他的小豬二十元一個早賣光了。誰知道吳拴狗的小豬一個只賣五元，現在，他的小豬不得不降價了。他用着仇視的眼光望着吳拴狗，忿忿地說：

“這位鄉親，我看你不象個沒趕過集的人，自古以來，市面上做買賣，都有‘行情’，既然你把小豬帶來集市上賣，就得遵守集市的‘行規’，現在，你為了剃光頭圖涼快，故意把小豬賤賣出去，你自己吃虧事小，把小豬的行情破壞了事大……試問，我們這些小豬還賣不賣？”他這麼說，企圖是煽起所有賣豬的人都和吳拴狗鬧，可是他說完以後，並沒有人幫腔。

吳拴狗早就憋着一肚子氣，只是尋不着岔口，沒辦法發作，想不到如今他主動的找上來了？吳拴狗冷笑一聲，用着在大会上發言的嗓子喊道：

“呵，怎麼，我錯了？我只知道老老實實，不懂得你們的行情，行情？啥叫行情？誰給你規定雜種豬當蘇白豬賣！一個小豬就向人家要二十元，我看呀，你這人思想很成問題，如今是新社會，為啥你還說鬼話？……”

“啥叫說鬼話？為啥你罵人！”對方眨眨黃鼠眼，彷彿抓住了吳拴狗的短處似的，忙截斷他的話頭質問道：“新社會，新社會還興你罵人？”

“罵你，我還要擗你！”吳拴狗激怒了，他跳起來沖過去，用手指着對方的鼻尖，亮着洪鐘一般的嗓子說：“你剛才都說了些啥呀？農業社不給你留豬飼料地，逼你賣小豬，你這不是鬼話是啥？……我不能讓你在這稠人廣眾的集市上，造我們旭光社的謠！”

說到这里，他轉向周圍擁過來看熱鬧的人，解釋道：

“大伙不要信這個人的瞎話，我也是旭光農業社的，我們社里為了鼓勵社員養豬，每口豬留三分飼料地，社里還從公積金里抽出三百多塊錢，專門借給生活困難的社員買豬發展副業生產。他，為了自己的小豬多賣幾個錢，有意哄騙大家，造農業社的謠！”……

那個小商人模樣的人，開始，態度還很刁滑強硬，及至他的陰謀被揭穿之後，又一聽吳拴狗的口氣，他心里說：壞了，這家伙也是旭光社的。于是他慌了，無心戀戰，一面含糊不清的支吾着，一面把小豬收進筐子，打算轉移地方。……

“拴狗，你跟誰生氣呀？”忽然，社主任走過來問他。

社主任今天也趕集來了，剛才他正在東頭鉄器鋪為社里

买点零碎东西，听说旭光社两个社员因为卖小猪吵起架了，他急急跑到这里，想不到吵架的人就是吴拴狗。

吴拴狗把吵架的经过对社主任简单的说了一遍，就指着那个已经走远了的小商人模样的人问社主任：

“你看，就是他，他是不是咱社的人？你认识不认识？”

“哦，那是我村的姬发财。”社主任看了一会，恍然地说。

“急发财，一点也没叫错，他真是急发财，为了多卖几个钱，把农业社的名誉也毁坏了！”吴拴狗说着，朝地上吐了口唾沫。

“不，他姓姬，名字叫发财。”社主任笑着解释说：

“这人前几年在陌南镇的粮店当掌柜，专干投机买卖。实行粮食统购以后他才回到家，现在又倒贩开小猪了，这不行，回去一定要处理。拴狗，你没有事吧，走，咱们到街上转转。”

社主任名叫刘运顺，他是高头村人，离吴拴狗的村只有三里。过去，刘运顺、吴拴狗、郭福全他们三个人都在王家营大地主王世德家里一块儿当过长工。由于经常工作很忙；近年来见了面只是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，很少坐在一块谈谈心、叙叙旧。今天，刘运顺和吴拴狗在这热闹的集市上碰到一块儿了，两人都想畅畅快地喝它一盅。于是刘运顺和吴拴狗走进一家小饭馆里，要了两个炒菜，灌了四两烧酒，两人脸对脸围着一张桌子坐下，一边吃一边叙起家常。

刘运顺一开口仿佛在检讨：“嗨，社里的事情可真忙，很有几年了，我早就想和你坐在一块儿细细的谈一谈，可是老遇不到个机会。我经常念叨着过去咱们在一块受苦的那几

个穷朋友！你和福全现在生活上该没有什么困难吧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！咱们都一样，生活上能有啥困难？”吴拴狗说：“这几年在农业社里一年比一年分的多……呵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有几个孩子？”他对孩子最有兴趣。

“两个。”刘运顺接着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有一个，是个小子，小家伙真胖！”吴拴狗愉快地说：“老伙计，你知道我的底子，过去我是个光棍，如今我有老婆，又有孩子，每年在社里分的钱花不了，现在呀，真是人财两旺。去年我买了三十元公债，今年又买了五十元。我小宝妈嘟囔我买的多了，我美美的碰了她一顿，屋里人真不开通，她就不想想，咱又不是地主富农，把钱存起来，放账剥削人！咱是为了走社会主义呀，不买公债，不帮助国家建设，难道把钱存起来，还想让它生儿子吗？真是笑话？”

“福全的光景怎么样？”刘运顺想起郭福全，关心地问。

“他的光景比我好，”说到郭福全的时候，吴拴狗脸上那种开朗的表情顿时消失了，他掂起酒壶，倒了一杯，一仰脖子，把酒喝净，然后用筷子挟了撮菜填进嘴里，一边嚼着一边说：“五四年秋天，农村阶级规划时，福全就已升到富裕中农了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刘运顺听说郭福全光景过好了，不由得兴奋地说：“咱们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这个呀，只要咱们过去的穷朋友，眼下的光景都升到富裕中农，那才好哩！将来每一家的生活不光赶上富裕中农，还要超过富裕中农！”

“咳，你不知道！”吴拴狗用拳头在桌子上狠狠的一击，痛心地说：“福全的光景过好了，可是他的思想也变了，变了，变了……唉，我该怎么说呢，他变的简直跟过去

的地主老財差不多，如今社里的苦重活，他不愿意干，他处处想吃飞食！”

“他如今在你們村里是不是担任干部？”刘运順問。

“也算个干部，”吳拴狗說：“他是我們生产队的保管員，你知道他为啥愿当保管員？說起来真气人，去年冬天，我們社里打井，他嫌天气冷，不愿干这活，不干地里活干家里活也好呀，那时候，男劳力都去地里参加打井，各家的稀茅缸滿了没人担，队长讓他临时担两天稀茅粪，你猜他說什么？他眼窩一瞪，手一摆說：‘不行不行，我聞不得稀茅味，一見稀茅粪头就疼、心里就发呕，干这活呀，一天給我一百块钱我也不干。’今年春天选社干时，我們生产队的保管員本来选的是雪定老汉，雪定老汉說，他在地里干活比在家里痛快。說什么他也不干，可是福全却要求干，因为找不下人，生产队的保管員又不是社里的主要干部，后来就讓福全当了保管員。我早看清了他的心事，他愿意干保管員一来是为了多得工分，再哩，还可以不去地里干重活。你看，他还象个人嗎？”

“你們四队的保管員不是叫郭守泰嗎？”刘运順想了想說。

“郭守泰就是郭福全。”吳拴狗說：“福全的光景过好了，如今他把名字也換了。”

在此以前，刘运順也听人反映过第四生产队保管員自私自利的一些材料，因为事情还不怎么严重，他沒有追究。他只知道保管員叫郭守泰，絕沒有料到这个郭守泰，就是过去同他在一块給地主当长工的郭福全。現在听了吳拴狗的話，他心里非常难受。

“拴狗，福全的問題，咱們不能站在一旁看！”刘运順

說：“要幫助他改正錯誤，往正道上走。過去我太官僚，對福全了解和幫助的不够，你兩在一個村子，又在一個生產隊，你要多幫助他呀！”

“不行，自從去年討論賣余糧時我批評了他以後，他跟我結下仇啦，如今他表面上對我還不錯，可心里卻恨我，到處說我的壞話。我現在不能和他說，要硬說也等於白費唾沫，伙計，你抽空子和他談談吧，或許他還听你的話。”

“不要先給自己划圈子，”劉運順責怪地說：“人心對人心，八兩換半斤，只要你誠心實意對待他，他絕不會仇恨你，即便他現在恨你，當他覺悟過來以後是會感激你的。咱們不能把他一脚踢開，要多多幫助他，他一定能改過；當然，我今後也要多到你們村里去，咱們都幫助他……”

四

吳拴狗趕集回來，飯也沒吃，就去割麥子。

今年春雨多，麥子長的好，割倒的麥子一畝就載四大車，人人都說這是頭份年景。吳拴狗高興的不得了，不論干什么，他都滿有勁，割麥子的时候，他自報“領洞”，整整五天，也不歇晌。

麥子割完了，今天開始打場。天還不亮，吳拴狗就來到打麥場里。他向大伙說：“你們解‘麥捆’，我來‘打推車’，推車活重，我干。”婦女們爬上麥秸垛，一個一個的解開‘麥捆’，兩手抓住麥穗使勁的幌蕩着，不一會兒，麥秸垛下面，隆起一堆散亂的麥子。吳拴狗從廩房拉出一輛推車，走到場中間，轉了個圈子，把車頭擺正，瞄準散開來的麥秸堆子，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向場里的人喊了聲“閃

开”！嘩啦啦的推着車子飛跑過去，到了麥秸堆子跟前，將車把往高一抬，順地皮猛插進去，然後將車把往下一擦，車頭向上一翹，散亂的麥秸稈全部被推車端起來了。只見他躬着腰、咬着牙雙手拉着推車一步一步朝場中間走去。……

打完場，被風車搗淨的麥粒堆，象一座小山。在夕陽的余輝下，閃耀着淡紅色的光亮。吳拴狗抓起一把麥粒看了看，向大伙贊嘆地說：

“你們看，這麥子水色多麼好！簡直跟石糧籽乳差不多！”

這地方打場有個老規矩：麥子搗出來以後，打場的人要加一加鋼。什麼叫“加鋼”呢？就是每人一個饅頭根蔥，坐下來一邊吃一邊歇。吃飽歇足，再動手往家扛麥子。可是吳拴狗現在不休息，他說：“干吧，天不早啦，干完再歇！”他從地上拿起一條口袋就裝麥子。裝滿，他抓住口袋上的兩個角，朝一個小伙子喊：

“小順，來，幫幫忙！”

“你干了一天啦，歇歇吧！讓我来扛。”小順說。

“廢話，”吳拴狗瞪了他一眼，命令似地說：“來吧，快給我扶到肩膀上。”

小順只得走過來，幫他把一袋麥子扛上肩。他象個小叫驢似的噔噔噔地朝生產隊的庫房走去。

庫房門口，立着一架磅秤。司秤是郭福全，他本來是保管員，打場開始後，兼任司秤員。吳拴狗扛着麥子來了，郭福全讓他站在磅秤的座子上，然後在磅秤上添了兩個“砝碼”，擺過頭向記賬員郭子茂大聲說：

“二百三十斤。”

他用嘴巴朝庫房里一指，向吳拴狗指揮說：